

长江水 监利情

□ 安 频

【题记】

宋人李纲词云：“长江千里，烟淡水云阔。潮落潮生波渺，江树春如发。”我的家乡监利是一座临江古城。我与小城的情缘就如这滔滔江水，不可断绝。我在小城生活了几十年，见证了江堤由矮小泥滩变为坚固铁堤，荒滩改造成了绿化带、公园，参加了一九九八、一九九九年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洪魔的伟大事件，目睹了“东方之星”游轮沉没后的救助全过程，并撰写了很多相关报道，没有忘却监利外滩工业企业、居民的搬迁，最值得欣慰的是家乡越来越繁荣，高楼林立、道路纵横，人们的幸福指数不断增加。家乡与长江，相得益彰，长长久久。

01

长江的源头，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昆仑山脉与唐古拉山脉之间，现在建成了景点，有人去看过，就是一汪浅浅的泉水。谁也未曾料到，就是这细细的水流，通过高原沼泽，穿过深山大谷，汇集众多支流，终于蔚为壮观，有如一条彩绸飘舞在锦绣大地上，万里长江张弛如弓，养育着两岸无数的生命。长江从远古走来，痴心不改守望到今天。

正如古人所说：“因水而兴，也因水而忧。”监利地处古云梦泽南端，地势低洼，自三国孙权在此设卡“监收鱼盐之利”以来，时时受到水患的威胁。我的长辈们经历的1954年特大洪水，几乎是一个惨痛的记忆，那时滔滔洪水淹没了无数的良田与房屋，高处的墩台上或堤坝上挤满了逃难的民众。自此之后，每年夏天长辈们必须上堤防汛。

万里长江，险在荆江。不过，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1998年、1999年的特大洪水。当年连绵数月的降雨，使得河水暴涨，几乎要与堤坝持平。那时我在容城镇任职，接受命令前往新洲防汛，兼任某堤段指挥长，带领民工抗击百年一遇的大洪水。我们日夜坚守在堤坝上，密切注视着汛情的变化。接着在那里搭建简易的窝棚，与民工们在一起住了一个多月。那里有夏天的酷热、蚊虫的叮咬、吃喝的困难，但大堤上人声鼎沸，民工们用肩膀、扁担挑土方上堤(加强巩固堤防，防止洪水漫过来)，泥泞的道路边立着“人在堤在”的字样，激励大家去战斗。时不时路过一些解放军、武警官兵，奉上敬之命，他们将要去赶往前面出现管涌的地方。老百姓向他们行注目礼，致以敬意。随着数次洪峰过境，确认堤段安全，才回家休养。大堤守住了，军民团结坚守大堤的场

景，令我感动不已……1999年夏天，洪水实在太太，上级下令炸开新洲围堤小垸泄洪，确保大堤安然无恙。我亲眼看着有关部门人员、军人安放炸药，炸开了小垸，才与其他人乘坐小船离开。可以说坚持到了最后一刻。

02

灵秀的监利南临长江、右拥洪湖、西顾荆州、北望仙潜，高速交通便利，加上随岳高速公路、荆岳长江大桥连通湘鄂两省，经济快速发展，人民安居乐业。

史料记载，监利在周朝称容城，秦朝称州陵，汉高祖将西南分为华容，华容因华丽的容城而得名。从三国时设监利开始，迄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(其间宋朝分设五沙，后并入监利)。

品读长江，品味监利。近些年来，在监利出土了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“大溪文化”和“龙山文化”的遗址。在监利荒湖管理区，建有诗人屈原纪念馆。在华容古道，留下了关云长义释曹操的故事。程集镇青石板上的古老车辙，令人回忆当年古镇的兴盛。何王庙长江故道旁，江豚时不时浮出水面，江边白鹭飞翔，河滩上芦苇青绿。雄峙江际的杨林山，山上古色古香的天妃宫，山下水中的凸起石，纵目远眺，湍急江流，像是一幅流动的壮美图画。天气晴朗时，从窑圪垯走过来，隐约可见对岸岳阳的塔市驿，雄峙江边，风景独异。说起窑圪垯，我还与之有一段渊源。1985年，我在秦场乡当乡长，在农民割了中谷后，根据上级的命令，带他们来这里挑土做堤。那时的堤很低，年年要加高，就像燕子衔泥一样。挑上土后，还用拖拉机轧，非要轧结实才行。那时候任务紧、标准严，农民们毫无保留地奉献了精力和汗水，吃了很多苦头。漫步在长江

大堤上，我又回忆起了八十年代从半路堤到西门洲的一条长江带工业区，譬如化肥厂、磷肥厂、砖厂、造纸厂等等。为了不占用耕地，就建在了外滩上。上堤就可以看见，很壮观。这些企业在当时是本地的骄傲。在时代的大潮中，有的改制了，有的倒闭了。由于几年前，国家考虑到河床抬高，一旦大水漫灌，民居与一些厂房会被淹没。加上出于长江大保护的考量，于是下令长江沿岸的民房与企业都搬迁到堤内去。昔日的企业被拆迁，那时的大堤泥泞不堪，2000年后，国家下了款项，将堤坝外壁修成了水泥墙，固若金汤，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。特别是西门洲那儿，本是一个水流急湍的弯道，政府将其填平，以免以后洪水危及大堤。西门洲被吹沙填平后，现在被建成了公园，成为了老百姓休闲、娱乐的场所。其它地方亦修建了沿江绿化带，看上去，是一条漫长的沿江风景线……一江春水，千般少悲欢。厚重的荆楚文化，带着长江的底色。

母亲河长江，奔腾不息，哺育了监利的芸芸众生，也铸就了大江儿女坚忍不拔团结互助的品格。几年前的“东方之星”事件，体现了监利人的小城大爱精神，获得了全国人们的一致好评。抗洪抢险的事迹，展现了监利人民抵御洪水的决心与毅力。千年诗史，滔滔江水，丰盈多姿，万千气象，历史浮沉，人生起伏。观其波澜，寄以遐思，不舍昼夜的江水，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。

03

如今监利的长江大堤内高楼林立，初具现代化的城市样貌，展现着时代的新风，当地经济与文化正在走向繁荣。无数人在这片热土上建设自己的家园。奔腾的长江水

掖被角的孩子

□ 董川北

床。但是，总是在被我给我他脱得光屁股了，还是忍不住，又跳下床去，逃回了父亲的房间。父亲一直没关灯，俨然早就能猜到，儿子最终还是回到我的被窝里。这时，父亲就假装责怪儿子：“跑过来跑过去，打扰我休息，罚你给爷爷挠背，快点！”儿子像泥鳅一样钻进被窝后，便使出浑身解数，努力地讨好父亲。“左边一点，对，就这个力道，好舒服啊……”俩人乐得哈哈大笑。看着祖孙俩夸张的表情，我内心总是说不出的嫉妒。

去年儿子开始单独睡儿童房了，也不知道父亲晚上是否已经习惯了没有儿子的

陪伴。父亲每天都午睡一会。有一次中午，送儿子去上学，我们在门口换鞋的时候，听到从父亲虚掩的房门里传来轻柔的鼾声。我对儿子“嘘”一声，提醒他动作轻点，别打扰到爷爷睡觉。儿子换好了鞋，正预防盗门下楼，却又折返两步，从父亲的门缝里偷偷往里瞄。

“忘记拿什么了？”我低声问儿子。

儿子没有回去，而是缓缓地推开门，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——父亲身上盖的被子，有一个角从床沿滑落，都快掉在地上了。儿子

拉起被角来，往床里塞了塞。又替父亲把肩头的被角轻轻掖了掖，然后退了回来。父亲睡得很香，鼾声一直没有中断。

下楼的时候，望着蹦蹦跳跳的儿子的背影，我心里感慨万千，似乎才一眨眼的功夫，儿子就长这么大了。刚才的一幕，也让我倍感温暖。于是忍不住，发自内心的赞美了他一句。儿子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爷爷说我小的时候，他每天晚上最少要替我掖五次被角。这样一算，整整十年，爷爷已经替我掖了上万次被角。我现在只是在还爷爷的账嘛……”

(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内荆河畔是家乡

——荒湖与黄歇口的历史渊源

□ 徐 进

【题记】

内荆河从楚都一路向东，流向富庶的监利西北部，挽住了湖乡荒湖与黄歇口。

楚文化播撒的种子，在这里生长不屈之魂灵，辽阔古云梦之上，富足天下，稻香鱼肥是引以自豪的理由；满目翠绿，清风拂面，康养是其留下的美名。

内荆河畔，悠长的渔歌号子与金色的田野，将这里写意成了著名的鱼米之乡……

01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在远古时期的江汉，可谓是一片白水茫茫。经过洪水经年冲刷，云梦古泽在江汉大地，留下了星罗棋布的大小水泊，这就是著名的江汉湖群。

内荆河，古称夏水，自西向东横贯江汉平原腹地。内荆河北支在监利市西北湖乡余埠区(现为黄歇口镇)董家台附近拐了一个大弯。屈原大夫在此读史著文，静思国之未来。这也就是著名的古都城八景之一，离湖读骚所在地。

屈原大夫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，深深的影响了中华后世子孙。在关乎国之存亡的大事大非问题上，为后世留下爱国且宝贵的精神遗产。

内荆河静静的流淌了千年，它承载了千年的楚文化，也烙上了屈子忧国忧民之楚魂。时间在流逝，内荆河默默记录着历史。1957年底，解放后湖北省头号水利工程内荆河整治项目，即四湖总干渠疏挖接近尾声。

随着国家垦荒开发的进一步深入，也因四湖总干渠通水，内荆河沿线众多湖泊水量快速减少，以致干涸，大片荒湖沼泽亟待开发。余埠区荒湖、鳖王湖地区被省农垦厅列为垦荒开发计划。

随着省农垦厅领导一声：湖北省国营荒湖机械农场成立了。这宏亮的声音，如襁褓中新生的婴儿，荒湖农场迎着灿烂的朝霞，应运而生。

02

荒湖农场得到批复，只是成立了党委，并没有明确划定场区版图。这时，农场党委向县委写报告，申请将余埠区黄歇口镇设为农场场部。

对于这一提议，当时可能有两方面的考量。一是有集镇做依托，机关有地方办公，后

勤保障跟得上；二是如果机关设到黄歇口，农场范围会划得广一些。这样，余埠区东部及北部可能会全部纳入。

对于农场的这个设想，余埠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荒湖农场的设立，县委明确决定农场是以余埠区划出的土地为主，农场的到来，区委的心情是很复杂的。

区委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连夜召开区委会商讨对策。会议认为，荒湖抢地盘可能会造成余埠区撤销，过去柳关区就是例证。因瞿家湾划洪湖县，后来，县委将柳关区撤销并入毛市区。

于是，余埠区委经过集思广益，问计于民，与地方贤达反复论证。区委形成决议后，由当时的区委书记拍板，机关从余埠镇迅速迁入黄歇口。

迁入黄歇口后，由于集镇太小，办公地点少，不能满足区直企事业单位办公、公共边工作、边建设。区直企事业单位分时段慢慢搬迁，到1962年年底才陆续从余埠老街迁完。

当然，从现在来看这也是受当时的时代因素影响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人们普遍排斥农场这一体制，认为是抢了本地地盘和资源。

余埠区委机关迁黄歇口，荒湖农场抢占黄歇口也成了泡影。农场场域划定后，场部机关无奈只能设到湖中央，一个叫毫口的地方。场域版图也只限于余埠区北部及西部一部分，农场85%的国土面积由余埠区划入。荒湖农场在1957年前，人口稀少，是余埠区的偏远湖乡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有两个较大的湖泊，其余均为沼泽。湖泊中一个叫荒湖，另一个叫鳖王湖，荒湖之名由此而来。

古时，荒湖地方水患频仍，流水口多，陆地面积少。渔民及地方人常年在流水口，下花蓝篓子来捕鱼。久之即约定成俗，人们便将此地叫毫口，后来毫口读写作了毫口。

03

农场建场初始，干部职工住茅屋，吃干粮，开河疏沟，平整土地。白手起家，条件异常艰苦。

尽管农场与余埠区有些不愉快，但都是吃的内荆河水，原来都是一家人、亲兄弟。区委对农场的帮助也很大，尽管区委既要吃饭又要搞建设，但只要农场有需求，就是尽全

力支持，要人给人，要物给物。

万事开头难，农场初期什么都缺。区委组织部直部门对口支援，如商业服务业的粮食、供销、食品、饮食、理发等行业；工业及手工业的铁器、木工、竹篾器、服装等企业；包括蔬菜的供应，都是尽力支援。

余埠街镇，当时是余埠区最大的集镇，距荒湖农场毫口最近，只有五公里不到。余埠街镇成了荒湖农场的后方基地。农场各单位采购物资，农工购物，消费，采买蔬菜都会到余埠街镇去。这些物资较为充裕，为农场建场初期提供了后勤保障。

荒湖建场首个水利工程，是疏挖荒湖中心干渠，疏通泄掉残余的湖泊积水。这个工程与四湖总干渠交汇，还要配套修涵洞。

干渠要穿越余埠区陈沱公社，开挖牵涉陈沱之孙小、大李大队农田。区委得知后，迅速协调组织并成立指挥部，配合农场搞好规划及拆迁等工作。保证了荒湖干渠疏挖及涵洞的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。

1958年荒湖农场实行公社化。余埠区部分区域划给了农场管理。

后来恢复原建制时，有些大队因水系问题，更便于协调管理，没有回归余埠区。比如董家台、北青阳院等，在县委的协调下，这些单位都归农场代管，仍为集体单位，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转为农场全民所有制。

对于行政管理范围的一再缩小与丢失，区委是有些意见的。最后，区委通过讨论学习，及时领会了上级的工作意图和规划部署，还是服从了县委工作大局。

董家台临四湖河边有块土地，以前归余埠区管辖。荒湖要在此建泵站，解决抗旱排涝和汛期渍水的问题。

还有荒湖在四湖河边没有码头，为方便运输物质，船舶停靠，场里要修建码头的问题。

荒湖对县委提的要求是将此地划归场里管辖，农场必须要有一个水运出口。余埠区在荒湖农场的建设中作出了很大的牺牲，无条件服从县委的决定，支持和协调农场做好了这些工作。

04

1971年春，余埠区农机站购进一批“东方红”拖拉机，响应党中央“1980年实现农业机

早春时节，春雨连绵，春寒料峭。春风吹醒了冻土，吹绿了田园。春雨滋润大地，泥土散发芬芳。麦苗青翠，油菜金黄，鸟儿在田园上轻舞飞扬，人们在地里忙着春耕。

二月初头(农历)，白田里(指旱地)，人们挖沟排水，待干整地。水田里，人们暂不蓄水，就这么干着。只见庄稼人扛着铁锹走在田间地头，这里转转，那里瞄瞄。白田、水田，在田的豌豆、小麦、油菜作物等——看遍，挖缺放水，疏通沟涧。细小米节，手脚到位。我们这里俗称“看田”。这可谓是春耕时“打前哨”吧。

要是早黄豆田还得趁早耕作。如今，人们开着大小机械耕地整田，请来师傅，免了劳累，节省了时间。只要事先在地里撒播肥料就行了，春耕轻松便捷。望着机械耕整的田块，我不禁陷入了沉思……

单干初期，人们种田的激情一下迸发出来，家家都种田，人人都出力。恨不得把田“擦”起来。一季接一季，一茬接一茬。人不闲，田不空。那热火朝天的春耕生产催人奋进。我最难忘的是人们在田间赶着耕牛耕地的情景。照说，我们地处水乡，水田白田各半。那时春耕就靠牛的力量，按牛的“份子”轮流整田。牛“份子”来了，就趁着好天气抢晴动手。田野上呈现出“耕牛遍地走”的景象。忙碌的人们，一手拿麻鞭，一手扶犁拐。麻鞭扬起，嘴里吆喝。一阵“嘣叭、嘣叭……”，牛儿就在一阵阵的驱赶声中负重前行，身后均匀地留下一块一块的“犁垡”和一行挨一行向上翻着的土块。就是这么一犁接着一犁，在不经意中翻耕的地面慢慢扩大；就这么一圈接着一圈，在麻鞭的响声中田块慢慢缩小。人赶牛，牛随人。耕完一块田走了多少步，谁也没有数过。人赶牛，又怜牛。人牛相依，步步向前。纵使累得疲惫不堪，也无怨言之感。田野响彻阵阵，麻鞭水响，庄稼人劳作的神情，绘成了田野上一道“牛”奔腾的风景。

我出身农家，种田是个“横手板”。耕田整地，我有过胆小紧张的无奈，有过得心应手的喜悦。刚开始，我只会把田打滚，不会耕田。后来的日子，我的父亲年迈力衰，不能耕田了，再也不能让妻子去与人家换工耕田，只有自己动手。耕田还是有技巧的，要划算。不规则的田拐弯抹角。怎样下“场”才不走冤枉路。除了掌握好犁拐子，不跑边，“吃土”适中(不深不浅)，还要耕得厢子均匀而平整。可谓是耕田的基本要求。按原厢子耕就是“蓬厢”。要改厢子就耕“开厢”。这“蓬厢”就按原来的“场行沟”，这“开厢”就得另外开“场”了。经过几番摸索，我也学会了耕田。望着耕好的田块，身子的劳累也随着烟消云散，一种劳动后的喜悦涌上心头。

我能自由自在的耕田了，再也不用求人了。我常常抢住大好晴天忙着春耕。把自己融入在美好的春光里，走进那春耕的茫茫人流中。

俗话说，女子的鞋边，男子的田边。一块地翻耕好后，要把“磨厝(磨平)，把土整细，拖沟、扒沟(水田还要抄田)等。这田边要整得成方成块，边角到位，以免旁人说闲话。在那“半耕半教”(民办老教书种地)的日子里，每当放学后，星期天，我就忙着整田了。这耕白田还轻松一点，耕水田却不那么容易。那时，人们在头年的冬腊月间就打“冬耕板”，随后就是“关冬水”，让冬水长期泡着。到第二年开春，再过“二到犁”。这耕第二遍，恰遇春寒，水凉冰冰的，泥土黏糊糊的，泥脚又深，当时被称为“冷浸田”(这样的田插早稻容易“坐兜”)。要转场了，手拉“二拐”拖动木犁，连人身上的筋都要拉动，胳膊酸痛，眼冒金花。人累得筋疲力尽，但休息一两天，身体又复原了。尽管我的手拉牛绳，扶犁拐，手板发红、发痛，手上就像长了细细的锯齿，生怕与人家握手，但我一直坚持着，从不泄气。春耕时节，田间布满了我的脚印，洒下了我辛勤劳作的汗水。便是如今年纪大了，仍然吃苦耐劳，纯朴、勤奋的本色依然没有改变。

庄稼一枝花，全靠肥当家。那时种田的庄稼人都用农家肥。牛粪、猪粪、草木灰、青草、青苗等。打好冬耕板的田里，父亲就把牛栏粪、猪窝草等撒到田里，以便春耕时把肥料耕入田间。这算是水田的底肥吧。还有“告”早黄豆的白田，人们也是早早把沤着的草木灰拌了磷肥一担一担挑往田间，一小堆一小堆有顺序的堆着。那送肥到地头的情景相逢招呼、好不惬意。

而今又到春耕时，所不同的是机械取代了耕牛，化肥取代了农家肥，小小三轮车取代了肩挑步行，年轻人外出务工，老年人坚守田园。已经不是那时成片的田块，而是成片的虾池、养鱼植莲。这里的水田只种一年中稻了(没有了早稻和晚稻)。相对而言，随着乡村产业化的蓬勃兴起，春耕备耕有了新的方式，但人们各自的打忙中忙而有序，悠闲有度。

布谷声声春耕忙。水乡的大地上，一遍遍春耕备耕的热潮。色彩日渐丰富的田野，寄托着庄稼人年美好的希望。

征稿启事

《监利新闻》文学副刊，以纯文学作品交流展示为主，现面向监利籍写作爱好者征稿：
一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二、作品必须原创，不得抄袭、剽窃；
三、文学作品体裁以小小说、散文(随笔)、评论(读书笔记、影评)为主，题材不限，5000字以内，书法、摄影作品不得超过3幅；
四、凡向本平台投稿，均视为作者同意授权推出；
五、来稿请附作者简介，不得重复投稿。
投稿邮箱:378563816@qq.com